

堤岭村纳入城中村改造

今年2月19日,德州市公布了中心城区三年大变样城区城建计划,将建成总长度60公里的滨河道路,推进三河六岸道路基础设施建设,堤岭村平房拆迁纳入其中。

德城区三河六岸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给出的拆迁政策是,堤岭村拆迁范围内的平房住宅,根据宅基地面积(离地1米测量)计算回迁安置面积,按宅基地面积1平方米置换0.97平方米安置楼。

而建房时经规划为两层的,按正房两层建筑面积之和计算,1平方米置换1平方米安置楼,剩余宅基地部分按照2平方米置换1平方米安置楼。

对住宅用做营业的房屋,符合补偿方案规定,按实际营业面积在住宅房屋补偿标准的基础上提高20%。生产加工、仓储房屋一律按住宅补偿,院内仓储与院外临建一律不算营业。

在搬家补助费方面,自签订协议当月起至统一安置上楼为止,一类区域每处1000元/月,二类区域每处800元/月;选择回迁安置的一次性暂付18个月,18个月后续到所在村委会领取临时安置补助费,直至交房为止。

4月25日前签订协议并腾空交房的,正房1-2间的奖励10000元,3-4间的奖励12000元,5-6间的奖励14000元;两层独院每户奖励14000元。4月26日-30日签订协议并腾空交房的,正房1-2间的奖励2000元,3-4间的奖励4000元,5-6间的奖励6000元;两层独院每户奖励6000元。4月30日以后签订协议交房的不再享受奖励政策。

截至4月17日,新华街道岔河两岸房屋征收自4月12日开始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来,堤岭、池口、小于庄、陈公等9个社区的广大被征收户积极响应,截至17日共有676户居民签订安置协议,占应征收总户数的41.8%;交房449户,占27.8%。

目前,堤岭村已经纳入德城区城中村改造计划,堤岭旧货市场或将在新建的安置区域划定新的地方进行,但具体方案还没下来。而居民上楼后的相关配套费用,将按一定的优惠政策执行。

本报记者 王金强



挥手告别。



留恋的老汉。



玩耍的孩子。

旧货堤岭蝶变之痛

□是不是城里人,户口只是标签

熟练地剥好韭菜鸡蛋的包子馅,装进铁皮盆里,用一只手就把盆固定在自行车前把上,单手骑着车往村口的包子摊上送过去,一旁开出租车的汉子扯着嗓子跟他打招呼。4月17日,东风东路岔河堤岭桥下,这位40多岁的老张,被附近居民称为“蒸包子的”,跟他一样,路口平房里焊铁皮做牌匾的,定做办公桌的、卖五金土产的,都在招揽生意……

老张的母亲说,1987年,她一百块一百块地借钱,凑足了大约1万块钱才盖起来这5间平房,一家人住到现在。“这里跟住在农村没什么两样。”孙丽说,36年前,她出生在堤岭村,家里盖了125平方米的三间平房,直到如

今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孙丽的父母还在河堤那边种地,岔河两边也有好多麦子地可种。那时候,大部分人还是农业户口。2000年之后,锦绣川风景区建好后,再无地可种。

好在这里离市区近,借着位置便利,附近的村民开始做起了收旧卖旧、缝缝补补的生意。后来,村里来了不少外地人,到村里租房,部分村民又摇身变成了房东。“除了没有地,我们跟农民没什么两样,只不过离城里近一些而已。”53岁的高淑华说,她没有正式工作,没有养老金,生活来源靠丈夫蹬三轮车给人拉货,或者干零工。

无论是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角色转

换,还是在户籍身份的变更,无地可种的村民,变成城市居民的过程长短不一。

在高淑华的户口簿中,由德州市公安局于官屯派出所1999年签发的户主信息卡上,她的户别是“农业家庭户口”。2011年,于官屯派出所签发的户主信息卡中,户别变成了“居民家庭户口”,住址名称也由“于官屯乡堤岭村”变成了“新华办事处堤岭”。堤岭居民孙丽说,是不是城里人,户口性质只是一个标签,这个道理,她能看透。

在堤岭居民眼里,现在他们无地可种了,和祖辈一起住了一辈子的低矮小平房,成为他们生存的寄托和出发点。

□旧货市场养了好几代人

顺着德兴南大道坑洼的路面往南走,旧家电、旧家具、旧货或不锈钢门窗的小店面,延伸了数百米远,有的藏身于低矮的平房中,有的以铁皮搭建的棚子当成店面的门头。

70岁的老赵的门头大小只有三四平方米,门脸儿是用铁皮围起来的简易空间。除了卖些饮料、零食等商品,还兼营公用电话亭。这间简易的杂货铺对面,是几家卖旧家电旧家具的门脸儿,电冰箱、洗衣机、电风扇、床头柜、挂衣柜、鞋柜等一应俱全。

卖旧家具的老板说,好多年轻人为了省房租,来这里买旧家具。说话间,隔壁一家卖旧家电的店铺门口,一位小伙子找来一辆电动三轮车,将一张单人床搬上车拖走。“这床打打价100块钱,我租的房子月租是500块钱的,要是租带床的房子最少得六七百呐。”面对记者的追问,他如是说。

开电动三轮车的刘文吉是堤岭村居民,堤岭逢农历一、六都会有旧货大集,集市上的货物运输搬运,大半靠像他这样的开三轮车的。因为集市上,都是零零碎碎物件,加上道路狭窄人流密集,货车根本无法派上用场。

起初,刘文吉蹬人力三轮车,后来换成了电动三轮车。一些经常给人送货的人干脆买了机动三轮车。

2000年后,随着城市的发展,堤岭村成了旧货市场的代名词。很多外地收废品的“破烂王”也挤进堤岭村,租房或造或居住,成为收废品的“坐地户”,造就了堤岭村旧货市场的繁荣。

堤岭村委会档案资料显示,堤岭村位于德城区南部,东风东路东段南侧,面积1.5平方公里,农业人口1800多人,常住人口近10000人,但没有可耕地。1971年,漳卫新河开挖迁建,面对全村居住人口多,没有土地的现



恋恋不舍。

实,发展市场经济是唯一出路。

目前,全村以钢材、汽车配件、钢木铝塑型材、旧货、杂货为代表的五大市场辐射周边百公里。

□这里拆迁后我们的生活在哪

大锤抡起,扬尘飞扬,机器轰鸣声下,挺了近30年的断壁残垣终于倒下。清冷的风从河堤的方向吹过来,77岁的吴秀兰觉得有些冷,坐在破旧的土路旁的石头上泪流满面。

“住了一辈子的平房,这就是我的命根,要搬走了真舍不得。”吴秀兰说,现在还没拆到她家,现在拆掉的,有好多都是条件好的,房子都破损不堪了。

沿着锦绣川风景区堤岭桥西侧的河堤往南走,不到100米,再拐两道弯儿,一座三间平房就是吴秀兰的家。

她是土生土长的堤岭村人。当初,她和如今已80岁的老伴,一砖一瓦地盖起了这三间平房,这套房内,生活着她

家的三代人。

跟吴秀兰一样,岔河河堤这一带的居民平房,大部分在110平方米至130平方米之间,往往是三四间平房带一个小院子。

“80岁的老头子有病,马上就要出去租房住了,可是好多地方的房子不愿意租给咱。”吴秀兰说,因为房东担心她老伴会病死在租房内。

除了家有病人的忧虑,吴秀兰最担心的是,今后搬到楼房内,生活方面的开销怎么办?吴秀兰所在的平房区,算上清洁卫生等费用,一年也才100多元,而住楼房后,物业费、电梯费等相关费用,对她这个没有收入的老太太来说怎么办?

在平房内住了一辈子没挪窝的吴秀兰,有一种潜意识的“金窝银窝不如老窝”传统情节。已经73岁的郑书武,更担心的是,他房子租出去的那份收入。郑书武的平房,靠近堤岭村村委办公楼,离岔河河堤还有一段距离,他并不确定他的房子会不会被拆掉。“已经有人来量房子了。”郑书武说,如果真被拆掉,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?

郑书武说,他房子有300多平方米,租出去每月收入2000多元。靠着这份房租,他把一个没有爹娘的孙子拉扯大,现在也在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房地产企业找到工作。好不容易熬到孙子自食其力了,房子却面临被拆的命运。

从这里去德州火车站和汽车站,算上红绿灯等时,也就十来分钟车程;去京沪高铁德州东站,不过15公里;不到百米远,就是水清树绿的锦绣川风景区;而它对面新开的东海巴黎城楼盘每平方米均价超过了6000元,它所处的德兴大道上高楼林立,超市学校一应俱全。

穿过一路之隔的东风东路,只要走进这里,就像走进了城市的渐变地带——破损坑洼的路面、低矮杂乱的平房、摆摊赶集式的传统生活方式。尽管如此,这里却让过惯了城市生活的德州人难以割舍,卖旧买旧,生活的便利都安放在这里,这里是德州最大的旧货交易市场——堤岭村。



文/本报记者 王金强
片/本报记者 马志勇 王小会